

生……活……回……憶

翁兆慶

日昨在工廠裏觀察煉鋼，火樹銀花，氣焰萬丈，正看得出神，奔騰跳躍的火星，忽從窗縫裏飛進控制室，不巧的正濺在我的煉鋼眼鏡上，立刻鏡片被灼糊一塊。下班後，內心悵悵，不由仔細的拂拭這副已持有將近廿年歷史的藍玻璃，思想也沉入了靜靜的回憶。

「爸爸在想什麼呀」？不知何時，我唯一的女孩綺蓮娜已悄悄的立在我身傍，圓睜双眸，向我發問。

「我在回憶從前的生活」。今天這件偶然小小的意外，竟似微風輕拂心湖，激起了感情的漣漪，人說「哀樂中年」，此時心境彷彿。踱步窗前，只見已暮色四襲，燈火家家。

「那麼，爸爸把從前的生活講給我聽，我最愛聽從前的故事」。學長諸君，假如您也是擁有掌珠一粒，一定無法抗拒嬌女兒的笑靨梨渦，了解這種做父親的三從四德的精神，雖渴望靜坐片刻，也只有打開話匣子，不壓其煩的叨叨而言。

「從前在學校裏，有一年寒假，我四年級了，因為即將畢業，乃舉辦「旅行實習」。班上十幾位同學全體參加，領隊是系主任何杰，還有蜜絲蔡教授隨行。旅程是從平越到貴陽。沿途既可探勘地質，到站又

可參觀廠礦。採取的方式是徒步行軍，行李雇用挑夫負擔。我與現在美國的程積昌學長一組，他平素勇於服務，爲人熱忱，我這嬾人受惠不淺。走走談談看看，寓讀書于遊戲，却也有趣。礦冶系是向來打清一色的，蜜絲蔡教授實在是可稱萬綠叢中一點紅。這次熱心指導，平添我們幾分談資。

第一天從平越啓程，宿站是馬場坪，這條山徑每一位平越母校出來的同學，都一定走過幾次，山光溪影，毋庸介紹。且只有十八華里，所以我們是駕輕路熟了，到站後，猶賈餘勇，打了半天橋戰。決定負者明天背採集來的石頭。

第二天的目的地是貴定，黔冬苦雨，泥濘載道，入境隨俗，所以我們仿效挑伏著草鞋走。這時你才會了解古中國文明的偉大，這種配備走在險滑的小路上，既踏實，又輕鬆。古人竹杖芒鞋，雲遊四海，信不我欺也。貴定設有一個資源委員會所屬的機器廠，我們當然去觀摩一番，廠長姓李，與系中王鈞豪教授頗稔，對交大遠道前來的學生招待殷勤，似乎記得西南公路局有一個修路工程隊正在公路上工作，內有校友服務，也曾招待我們吃飯休息，其他則只能欣賞鷄聲，曉風與殘月了。

第三天的目的地是龍里，此縣在地理上大大有名，王陽明先生古謫放之地也，既身居書生之職，不免附庸風雅，發思古之幽情一番，把「知行合一」學說研討一二。龍里近郊有石油礦，專程前去探勘，行囊加重石塊不少。沿途小型煤礦公司四、五家，規模粗具，土式開採，供應黔東一帶燃料。此外沿途風光值得一提的是挑伏的神秘性，每逢我們打尖休息時，他們立即施展隱身術，原來他們補給黑糧去了，對我們所吃的白糧——烘糯米糕並不感興趣與重要，吞雲吐霧出了小草屋後，莫不精神充沛，三貴一帶苦力沉淪黑籍者比比皆是，不知處今日大陸，不堪溫飽，將作何狀況，回憶至此，頗感唏噓良久。

過了龍里，第四天翻越觀音山，此山海拔二千公尺以上，時值隆冬，白雪皚皚。山頂村屋三五，如粉裝玉琢，瓊樓玉宇，令人高處不勝寒。我以前乘車赴筑時，往返均曾在此拋錨，今日安步當車，免此杞憂矣。下山行極速，不十數里，遙見圖雲關在望，戴根發校友服務于斯，聞訊來照料矣。

計徒步四日安抵貴陽市，久居小鎮，乍抵貴陽，如入十里洋場，繁華耀眼矣。夜宿貴陽醫學院，翌晨參觀筑東煤礦，偶見商肆售此煉鋼藍色眼鏡，喜而購之。以爲此行紀念。離校後即投入熔爐，由重慶而抗戰勝利還都，再避秦來臺，這副眼鏡也追隨左右近廿年了，今日突被灼損，珍惜之心，未能釋然。

「原來這玩意兒竟蘊藏了如許的溫馨呀！牠比我認識閣下的歷史還久呀！」什麼時候太太也來列席旁聽了。

「逝水年華，牠流走了你廿年的歲月呀！」太太輕歎了一口氣。

「那麼爸爸從貴陽如何回學校呢？」女兒追根問到底。

「資委會運務處運輸貨物的免費車直送我們返馬場坪」。坐過莫處長這種揩油車的同學爲數不少吧。我回答後又繼續向下說：

「我永遠記得系中諶教授所常講的幾句話，他四平穩穩的貴州官腔，他說，諸位離開校門，走進社會，工作的單位千萬勿脫離所學本行，學探礦的在礦上工作，學冶煉的在冶煉工廠努力，縱然一時無機會施展所能，那怕在礦上做事務也好，在工廠作採購也成，只要不離本行，對所學必有益無害，日久自會九九歸原」。

「原來如此，你是恪遵師訓，難怪你轉來轉去不離這些破鋼爛鐵了」。太太在作結論。

「爸爸今天所講的從前故事，一點不好聽，沒有公主，也沒有玫瑰花」。這是小女兒所給的評語。

我自己也覺得抱歉。希望編者學長原諒我的塗鴉，得罪了。